

四川省胡霞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明慧网】四川省崇州市羊马镇法轮功学员胡霞（五十五岁左右）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早晨五点被成都女子监狱迫害致死，遗体已经被火化。她女儿去把骨灰盒拿回来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胡霞的亲人反目，家庭破碎。胡霞一个人过着清苦的生活，然而崇州市羊马镇政府、派出所、社区、新津洗脑班的中共人员还不放过她，不但多次到胡霞住处进行威胁、录像等骚扰，并且还将其前夫叫来，威胁、殴打胡霞。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八日，胡霞在自家开的铺面，被崇州市羊马镇派出所绑架，非法抄走了打印机一台、电脑一台、大法的书还有真相资料。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被崇州市法院非法庭审。

二零一六年五月左右，胡霞被劫持到四川龙泉女子监狱，不为高压、恐吓所动，拒绝在“四书”上签字“转化”。杀人犯、牢头姜利（音）在恶警指使下，在监室里将胡霞闷水。姜利命几个被监管的刑事犯抓住胡霞的头发、胳膊，把她往盛满水的大塑料桶里闷。然后又推倒在厕所里暴力殴打（那时厕所还没有摄像头）。

胡霞全身是伤，被打得已经站

不起来了，姜利还照胡霞的腿一阵猛踢。胡霞高喊“法轮大法好”，姜利与在其他犯人就内裤野蛮的塞进胡霞的嘴里，胡霞的门牙被弄掉一颗。胡霞被弄到监室门口淋水，从头淋到脚，全身湿透，说是“灌顶”，等衣服稍干又淋。五月份天气还很凉，湿淋淋的胡霞被强迫坐在小凳上，坐在四楼过道当风处挨冷受冻。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天左右，胡霞狱中反迫害，抵制参加每周集体洗脑，不写揭批，监室在押犯奉命找茬说她炼功，狱警冲进监室，大嚷：马上报材料，加刑。胡霞被弄到办公室铐在没人看得见的窗户护栏上，外面有人听到里面发出噼噼叭叭的声音，随后胡霞被弄到六楼严管折磨。

胡霞的棉被、垫絮及衣服一定全湿了，或者血迹斑斑。那么冷的天，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胡霞被转到六监区，躺着不能动了。有曾接近过胡霞的人悄悄透露说，胡霞身上穿的那件黑色的毛衣，领口、胸口全是血，小臂、手背、挠出很多血痕，自己挠的。不知胡霞是否被注射了有毒药物。二监区一狱警就曾对一法轮功学员说：不“转化”，硬是要给你打不明药物的哟。后来有人到医院看见胡霞躺在医院里，戴着眼罩。◇

严红梅于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四十五分在成都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家人接到通知到金堂殡仪馆，监狱方直接火化后，把骨灰让家属拿回了家。

十二月二十五日，严红梅家人到金堂监狱二零一医院见到严红梅，她全身已经浮肿，监狱还是不予办保外就医，拒绝放人，“理由”是其居住地的社区——成都市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泉水社区及户口所在地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大湾社区不接收，说严红梅是政治犯，比杀人还严重。

监狱医院称严红梅死了也只能在监狱就地火化，不能把尸体拉走。

严红梅女士是成都市天回第二实验小学美术教师，因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播放《九评》光盘，被学生家长诬告。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天回镇派出所及专案组的人，到严红梅家将她绑架，并抢走一些真相资料及神韵光盘。

据悉，金牛国保为了凑“证据”，竟然将严红梅的学生找来，一个一个挨个询问，让七、八岁的孩子指认自己喜爱的老师有罪。

二零一五年三月七日，金牛区法院对严红梅非法庭审，法官王萍（女）于三月十一日对她宣布判刑四年。严红梅不服，于三月十四日提交了上诉状。严红梅的二审辩护律师多次到成都中院要求阅卷，却被告知，没有这个案子。当律师再次询问时，中院说再查一下，就没有音讯了。律师事后才得知，中院已将该案宣判结案。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严红梅就脱离了修炼环境，二零一一年左右重新走入大法修炼，她与丈夫感情很好，（转下页）

女教师严红梅在成都女监被迫害致死



中共酷刑示意图：水缸闷水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检察院多次退侦 成都女教师蒋利被非法关押一年多

【明慧网】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外语系女教师蒋利，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被非法抄家并绑架，关押至今已一年多。

蒋利女士一九六六年出生，武汉大学硕士研究生。

因给学生讲真相，蒋利于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家被学校所在地的成都高新西区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十一月二十六日，蒋利被转成非法刑事拘留，非法关押在成都看守所，十二月九日被高新区分局非法逮捕。

蒋利被非法关押至今已一年多。虽然检察院多次退侦，但办案单位拒不放人。

在这场长达十八年的对法轮功“真、善、忍”信仰的迫害中，蒋利女士二次被绑架、非法关押看守所，二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所，二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以及来自原工作单位内江师院名誉上、经济上的各种打压迫害。她丈夫、孩子长期在恐慌、担心的巨大压力下过日子；她父亲一夜间白头。

在被非法劳教期间，内江师范

学院扣发蒋利所有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基本生活费）共计约二万元。

二零零七年两会前夕，内江师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高宁，外语系书记林俐，人事处副处长邓小来，保卫处张桃元等三车人马追到成都，骚扰蒋利的先生上班，骚扰她儿子上学，蒋利被迫辞职。校方不敢以修炼法轮功的理由，却以合同期未满，处罚不足服务年限违约金一万二千五百元，解除劳动合同关系。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晚上九点多，以奥运为由，内江师院保卫处处长陈大良，东兴区国保警察等到蒋利家将她绑架至内江煤技校洗脑班，非法关押二个多月，期间殴打辱骂，关单间，不得出门，不得家人接见。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蒋利因贴“法轮大法好”被成都青羊区汪家拐派出所绑架，用铁链子铐在刑讯凳上一整夜，非法拍照、取指纹，禁止上厕所。四月三十日被劫持到资阳二峨湖洗脑班任意监禁；长期关在房间，不得任意出入；强迫看污蔑法轮功的书、影像，洗脑迫害三个多月。家属还被洗脑班勒索一万六千元的生活费及二个陪教人员的工资等。◇

大年除夕的——邪门

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发生自焚事件。仅两小时，公安尚未调查，中共就发布新闻定性为法轮功所为。一星期后，央视反复播放自焚录像煽动民众的仇恨——但录像却破绽百出。

刘葆荣大喝汽油不中毒真是邪门，新华社最初没有报导过刘葆荣。但一周后，刘突然现身央视——

刘葆荣自称在天安门广场喝了半瓶（大雪碧瓶）汽油。据医学资料，口服汽油每公斤体重7.5克即致人死亡。喝半瓶汽油换别人早当场呕吐或昏厥了，她不但竟没有中毒，反而“清醒”了，放弃了自焚。焦点访谈上刘葆荣还说：“元神走了，肉身留下，变成舍利子。”这也不是法轮功的内容，她这么外行，怎能是法轮功学员？◇



（接上页）但二零一二年左右丈夫迫于压力与她离婚。严红梅丈夫虽然与她离婚，也到监狱去会见她。

严红梅在成都龙泉女子监狱遭严重迫害。据消息，一次严红梅在车间炼功，被人发现，警察知道后，就把她捆绑起来迫害，不准她洗澡，警察田丽发现她洗澡，马上将洗澡盆踢得很远。监狱里的奴工劳动任务很重，早上七点半出工，晚上七点收工，完不成任务，就坐监规，九点半，十点半，十一点半。

严红梅被迫害出现癌症，二零

一七年九月二日就住进监狱医院，地址在金堂监狱二零一医院。能见严红梅的只有她父母、女儿、前夫。

成都女子监狱的前身叫川西女子监狱，后改名成都滨江监狱，二零零七年更名为成都女子监狱。二零零三年五月从雅安市芦山县洪雅苗溪劳改农场搬迁至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龙洪路二百号，是四川省关押迫害女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毒打、电击、吊铐、背铐、布带捆绑、野蛮灌食、药物迫害、针刺、撞墙、关禁闭、冷冻、曝晒、罚站、罚坐军姿、强

制验血、剥夺探视权及生活虐待等等折磨。

据明慧网报道不完全统计，二零零七年至二零一七年六月，成都女子监狱前后共计关押女性法轮功学员一百零九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遂宁市大英县七十六岁的胡延顺；最长刑期为十二年（乐山市的罗芳、西昌市的高德玉）。成都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祝艺芳、陈世康、黎孟书、李玉华、何朝芬等迫害致奄奄一息，导致她们回家不久后含冤离世。◇